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六月霜

### 第三回 富太守詭計聯新黨 秋監督熱心施教育

看官：如今我要把秋女士被冤的事情，寫他出來，與眾位們聽。但這秋女士是紹興府治下的人，我先將這紹興府的歷史，演說這麼一遍。原來這位紹興府，姓富，單名一個福祿的祿字。仗著他的親戚安徽撫台的照顧，又靠著自己一副獻媚奉承的好手段，所以出身雖然不好，不上幾年，就掙到了一個知府的銜條。那一年不知怎樣的，被他運動著的這個缺。他一到了任，就和這地方上新學界的紳士要好得很。你道他是何緣故呢？原來他見現在官場中，最怕的是「革命黨」三字，最恨的也是「革命黨」三字，最喜歡、最起勁的便是「捉革命黨、殺革命黨」的八個字了。所以他就想了一條絕妙的計策出來，就是和新學界要好的這個法子。他自己又裝作了維新一路的人物，嘴裡又常談些維新的言語。在新學界中的人見了他，是沒有不贊美他的。所以他做了一年不滿的知府，紹興地方的紳士，倒交結了一大半。當時秋女士也是紹興府中一位女界的維新人物，且為人又極灑灑落落，所以他也去和秋女士結交了。在下前年遇著一個紹興朋友，曾和我講起了秋女士的辦事如何熱心，富太守又如何賢良，常常幫著這秋女士辦事，籌經費。又說什麼秋女士又是富太守的乾妹子，所以這秋女士常常到他衙門裡去的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單表這富祿，一日獨自一個在內官廳上踱來踱去，不住的皺眉頭，跺腳兒，心中只在那裡計算升官發財的秘訣，巴望升官發財的機會。正在這個當兒，忽見一個家丁，恭恭敬敬的拿了一張名楷，走將進來，彎著腰兒說道：「回大人，有客。」說罷，將那一張小名楷，雙手捧將上去。富太守伸手接了那張名楷一看，笑了一笑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那明道女學堂的女監督秋競雄。於是向家丁說了個「請」字，自己隨踱到裡頭，穿了一件官紗長衫，往那會客廳裡等候去了。

那家丁回到外邊說：「大人有請。」因秋女士是常來的客人，答應了一聲，便向會客廳走將進去。只見富太守已迎出階沿來了。彼此遜讓了一會，就各進內坐下。就有個小使，端進兩碗茶來，送了上去。富太守便開言說道：「今天這天氣好熱啊。妹妹教育勤勞，實堪欽佩。」秋女士答道：「不敢，大哥過獎了。這點子義務，算得什麼來！」又說道：「大哥，今日已是五月廿一了，聞得各處學堂，大半都已放了暑假了，敝校也揀定了星期六放假。因敝校頭班生都已到畢業期限，所以特來和大哥商量，屆時還要勞大哥的駕，到敝校裡面給他們的卒業文憑呢。」富太守就一口答應了。二人又講了一回閒話，秋女士立起身來，就要告辭了。富太守也便立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妹妹，為什麼不到家慈那邊去坐一回，就在這裡吃了夜飯去呢？」秋女士道：「不敢叨擾，愚妹還要回校去料理料理。寄母那邊，就煩大哥替我代請一聲安罷。」說罷，舉舉手，往外就走。

富太守也便跟著，直送到廳外，方回身進來，一徑走到內花廳裡。只見自己的兒子躺在天井裡一隻藤榻上，手裡拿著一本書，在那裡朗朗的念著。富太守就走近他的身邊問道：「念的是什麼書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彎了腰去看了一看。他不看便罷，看了這書，不覺把個富太守氣的四肢無力，全身俱軟，口中顫巍巍的說道：「你這個不長進的東西！你真要把你老子氣死了才罷哩。」只見他兒子冷冷的答道：「爹爹，你要我讀書，我就讀了。讀了又要來罵我了，死啊活啊的，這是何苦呢？」富太守聽了，恨恨的說道：「我教你讀這些混帳的書麼？」他兒子聽了，也使勁兒把書往他父親那邊一擲，說道：「你瞧，這不是一樣的書麼？讀了又不好，不讀又不好！我偏偏不讀那些書，單要讀這本書，由你怎麼樣擺佈我來？」富太守起先看了他讀的書，已經氣得半截身子都冷了。此刻聽見了他兒子這些話兒，更氣得木偶人似的，頭髮也豎了，眼睛也直了，四肢也都軟了，一蹲身坐在靠窗一隻藤椅子上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

這個時候，富太守的母親剛在樓上洗澡。聽見他們父子兩個在樓下拌嘴，就忙忙的洗完了澡，穿了衣裳，走將下來。見了這個光景，便說道：「寶兒，你為什麼好好的，又和你老子生氣了？」富太守正在那裡呆呆的回不過氣來，聽見他母親來了，便長歎一聲說道：「咳，什麼寶兒兒兒的，實實是個不肖的逆子罷了！我不知那世裡和他結了這個冤孽，今日來活活的替我現世呢。」又指著那寶兒罵道：「活現世的東西！」回頭又向他母親說道：「老太太，今日不要你管，讓我把他處死了，免得後頭弄出事來，我們都要連累著。」說著，隨手拿了一根繩子，搶步過去，把寶兒一把辮子拖住了，左手舉起了繩子，嘴裡又說道：「我今日不處死你，我也不要這命了！」那老太太見了，又氣又急，連忙奔上去，將身體遮住了寶兒，哭著罵道：「你瘋了麼？一世的人只有這點兒血脈，沒頭沒腦的，幾次要他死！你索性把我也處死了罷，免得我為了他受氣！」說罷，就嗚嗚咽咽的哭個不止。那寶兒跟著他祖母，也哭哭泣泣的。

這時富太守的夫人正在後面院子裡乘涼，聽見丫頭來報，連忙奔將出來。見了這個光景，也放聲大哭起來。富太守被他母親護住了寶兒，自己又受了一頓罵，氣得正無處發洩。忽見他夫人也哭了出來，自思一頓罵已受足了，此刻又有一個罵我的人來了，那是受不下的了。便把繩子一丟，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都是你們護著他，把他護到了這般田地！我要管管他，你們還是這麼個樣子。咳。罷了，罷了，我的官兒性命兒，定要被他送掉了，你們才可歇哩。」說著，咳聲歎氣的往外去了。

這裡老太太和夫人見他去了，才止住了哭罵。夫人又把寶兒拉到自己身邊，親自替他揩眼淚。老太太又問道：「寶兒，方才被你老子打著了沒有？」夫人又道：「你也十幾歲的人了，還不曉得好好的，常常挨你老子的打，叫老太太又常受你老子的氣，說老太太疼著你。」老太太又問道：「寶兒，你今天究竟為了什麼事，你老子才恨恨的，要你死？」寶兒道：「我方才好好的躺在天井裡藤榻上讀書。」夫人道：「你為什麼不躺裡頭房裡去，又去躺在天井裡呢？那裡有風，睡著了，又要著涼的。」老太太道：「你讀的是什麼書？莫不是那淫詞小說麼？這種書本來是看不得的。」寶兒道：「不是那種書，我讀的是《革命軍》。就是那做過蘇報館主筆，後來逃到外國去的，那位姓章的做的。」夫人道：「可是的，你又去看那麼的什麼《革命軍》了！你不聽見你父親說麼，官場中最恨的是革命二字。」寶兒道：「母親，你不知道，革命的道理是很有味的。」老太太道：「你還要這麼說，我要打你的嘴了！以後你再去看什麼混帳的革命軍不革命軍，任你父親去打，我也不來疼你了。」寶兒抿著嘴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老太太你還疼我罷，我如今聽你了，再不去讀這革命的書就是。」說著，見一個老媽媽走來，說道：「太太們，夜飯好了，可要搬出來？」夫人道：「天氣熱得很，搬出來早早吃了，好去乘涼。」那老媽媽應了一聲，自去搬飯去了。一會兒搬了飯來，老太太和夫人、寶兒吃了，大家去乘涼不提。

且說富太守受了兒子的氣，又受了老太太的罵，這一場鬧，幾乎把這富太守一口氣氣死。他獨自一個跑到會客廳裡，躺在一張炕榻上呆呆的出神。想來想去，這個兒子終不是個保家的。雖是他現在年紀還輕，萬一他在外頭說了什麼的混張（帳）話兒，被官場中人聽見了，我這官兒性命兒，都要保不住呢。富太守想到此地，那個心，就如井裡頭的吊桶似的，一上一下跳個不住。又想：我此刻方要捉那革命黨去討好上司，為升官的地步。照這不肖的樣子看起來，就是這官兒在革命黨上升了，也要在革命黨上送掉的。咳，這麼算來，還是不要惹人笑話了罷。

他一個人正在胡思亂想，忽見本衙門的刑名老夫子走將進來，說道：「東翁，方才明道女學堂的秋監督到此，為著什麼呢？」富太守連忙立起身來答道：「那秋監督為該校的頭班生畢業期滿了，所以來和我商量給憑的事。」說罷，讓老夫子坐了上首，自己下首榻上坐了。那老夫子又問道：「他們幾時放暑假？」富太守答道：「他說是星期六。」那老夫子把頭向天望了一回，說道：「星期六是後天了啊。」富太守道：「是後天了。」那老夫子又談了一回閒話。恰巧家丁搬進夜飯來，二人就在一處吃了。又談了一回兒，老夫子就告辭出來，安寢去了。這裡富太守因受了一肚子的氣，也不到裡頭去，獨自一個出了後門，往他相好的地方睡覺去了。

到了星期六這日，富太守一早起來，梳洗已畢，即行打道出門。到了明道女學堂，給了憑，回來已是十二點鐘了。暫且無事，不必細表。

一日，正吃了飯，在外書房和那刑名老夫子講閒話。忽見家丁拿了一個紙包兒，奔得進來，彎著腰兒稟道：「回大人，院裡有密電在這裡。」說著，將那個紙包兒雙手呈上。富太守聽見「密電」二字，便吃了一驚，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這幾日為了徐錫麟的事，院裡頭日日有密電來了。」一面連忙接了過來。那家丁即便退出。這裡富太守將密電查了出來，細細的一看，不覺呆了半晌，向老夫子說道：「老夫子，你看竟有這等事麼？」

不知其中是件什麼事，在下寫了這半日，手也酸了，請眾位暫停片刻，再等下回分解。